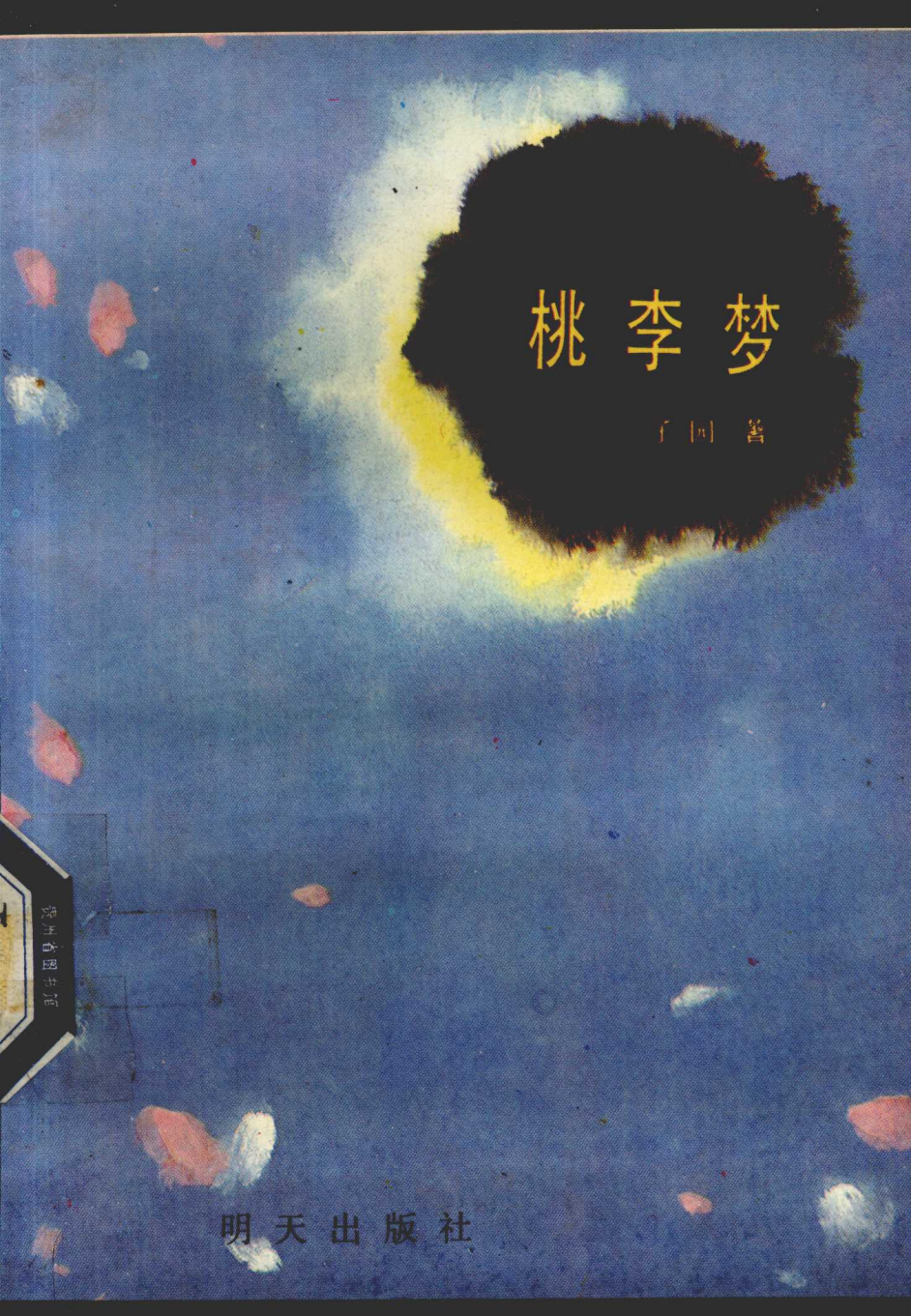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a textured, painterly quality. A large, dark, irregular ink blot is in the upper right, containing the title. A bright yellow and white cloud-like shape surrounds the bottom and left of this blot. Scattered red and white petals or leaves are visible across the blue background.

桃李梦

子国 著

鄂州市图书馆

明天出版社

桃李梦

子园著

明天出版社

1988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桃李梦》是一部以十年动乱为背景的儿童长篇小说。它记述了当时在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刘老师组织了由小牛、易静、咏咏等小同学参加的秘密业余学习小组。主人公小牛，在刘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下，由一个富有“反潮流”精神的小学生，成长为一个懂道理、有知识的新人。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以喜剧手法，把人物刻划得活灵活现，读来引人入胜。

桃 李 梦

子 园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32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14

ISBN 7—5332—0277—5

I·46 定价：1.65元

序

为人作序不多。按照惯例，多是对作品分析评论一番，自然是以褒为主，也略贬不足。而这一次，我只想利用为子园同志的作品写序的机会，说几句题外话。说是题外，也不完全是题外，可以叫做借题发挥吧。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期，常常听老同志讲长征，说抗日。自己虽不曾饱尝革命岁月的艰辛，也没有浴血奋战的经历；但是，那草根树皮的苦涩味道仿佛就在舌尖，那烽火硝烟的战斗场面仿佛就在眼前。我想，今天的少年一代，除了同样需要了解那几十年前的悲壮历程以外，还应该深刻地了解二十年前在祖国大地上发生并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大动乱。

那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浩劫，那是一场难以理解的灾难。当时，有人用“史无前例”赞美过它，现在看来，这“史无前例”四个字倒是确确实实地用对了，只不过从褒义转成为贬义。这样的浩劫，不仅空前，也将绝后，在今后的祖国大地上，人民是决不会再允许它重演了。然而，在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它却大有再现的必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间，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一批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在一个相当时期里，占据了文坛的重要位置。

学校是十年浩劫中最早受灾的地带，也是灾情最重的地带。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少年一代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创伤。刘心武的《班主任》一问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足见人们对这一重灾区的敏感和重视。

这一时期，在儿童文学领域里，也出现了不少反映十年动乱的佳作。后来，由于在深度和广度上未能不断地有所突破，渐渐地被忽视了。应该说，更深刻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和突破。子园同志长期从事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对孩子们的需求有着深深的了解。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心为孩子们写一部反映动乱年代的作品，希冀孩子们能从感情到理智，深刻地感受和认识这一页难于理解的历史。

《桃李梦》是一部值得少年读者认真一读的作品，你会在阅读时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惊心动魄的历史风雨之中，在风雨中你将和一群当年的少年朋友一起，受到不同寻常的锻炼和考验，使你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些革命与人生的重大课题。我想，等你看完这部小说以后，你会更加感到今天校园的可爱，今天阳光的灿烂，今天生活的美好。从而在你的心灵深处，种下了决不允许任何灾难在祖国大地重演的决心。

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点，作者才向主宰未来的一代新人，献上了这样一幅历史的画卷。

王 路 遥

1986年夏于首都

目 次

序·····	(1)
一、第一次打扮·····	(1)
二、校园内外·····	(9)
三、第一堂课·····	(16)
四、打麻雀和战斗·····	(25)
五、新鲜课上得表扬·····	(37)
六、司令、参谋长和珍贵礼物·····	(47)
七、鞋子回来了·····	(56)
八、四加五和小蛇的风波·····	(66)
九、枪毙逃兵和斗走资派·····	(72)
十、猴子、人和校长·····	(81)
十一、抓子儿和办酒酒·····	(92)
十二、不是吃菜的虫·····	(108)
十三、司令上大课·····	(119)
十四、好人坏人的误会·····	(126)
十五、特级拖拉机手·····	(138)
十六、作客·····	(149)

十七、车间里的故事·····	(159)
十八、躺在床上的日子·····	(168)
十九、司令部的新任务·····	(176)
二十、山里的小课堂·····	(188)
二十一、司令是怎样参加学习的·····	(195)
二十二、我们会回来的·····	(202)

一 第一次打扮

“小牛！小牛！”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一边洗碗筷，一边尖着嗓子在叫唤。

“唉呀，这孩子，又野到什么地方去啦？都十岁过头了，还没有一点规矩，一大早就见不着个人影子，这时候了，饭都不回来吃，等会儿就得报名上学去啦！”她叨念着，撂下没洗完的碗筷，用腰围裙擦着湿漉漉的双手，匆匆跑到门口，又尖声叫唤起来：

“小牛！小——牛！”

她伸着脖子向四处望了望，又侧起耳朵听了听，然后叹口气，摇摇头，回转身去，随手把门带上，数落着说：“老头子吔！你也不管管这孩子，成天疯疯野野，没完没了，要是闯出个什么祸来，我看你也脱不了身！”

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小竹椅上，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在抽“喇叭筒”。

“老头子吔，我看你也熬得匀净！哼！要是小牛有个三长两短，撞上车啦什么的，我看你张家这条根算断绝啦！”

那男子这才抬起头来，嘿嘿一笑，不紧不慢地说：“断不了，那不还有一条。”他朝墙边努努嘴——墙边，一个四五岁的小丫头，正趴在地下玩积木。

“你呀，真是火烧到眉毛尖尖也不晓得挪一挪脸。今天下午你上中班，上午得带小牛去学校报名呀！我一个妇道人家，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报名这号事能闹得清吗？再说我也忙不过手脚来，街办厂接来这些纸袋子，到今天还没做上五千个。要不是我这袋子、盒子什么的，光靠你那四十三块五，四张嘴巴喝西北风去！”

“社会主义嘛，还能饿着了 you？”那男人还是漫不经心地说着，又撕着一张废书纸片去卷“喇叭筒”。

女人三脚两步跑过来，抢去他手中的纸片儿，扔到桌上说：“还不快去把小牛给我找回来！”

“找？上哪儿找去？”那男人伸手把纸片儿又拿回手里，卷着烟卷儿，说，“他呀，比条野牛犊子还野，你要不拿根绳子拴上牵着，能找到他才怪。”

“哎呀，别净磨蹭了，你也去找一找呀！”她说就动手去拖。

“好，好！我去，我去！”那男人慢腾腾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其实他身上并没有灰，不过是个习惯动作而已。然后忽然想起什么来，说：“小牛不是剃头去了吗？你昨天下午给了他理发钱呀！”这么说着，就又坐了下来抽“喇叭筒”。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就不兴到理发店去找一找呀？”说着又要去拖。

正当这时，院门就像被一发炮弹撞在上面似的，咚的一声就弹开了，随着一阵风，呼啦闯进一个小男孩。他把左手

里的小铁桶往地上咣当一放，把右手中的一双鞋子像手榴弹似的投了出去，嘴里“轰”的一声喊，墙边那小女孩刚刚用积木搭起来的一幢高楼大厦，顿时哗啦一下给“炸”倒了。小女孩吓了一跳，刚要哭，小男孩就把手贴着自己的眼角边儿招了招，叫道：

“小华，快来看，又抓到一批俘虏啦！”

小女孩不哭了，爬起身来叭哒叭哒跑过去，双手撑住小桶边边，高兴地大笑大叫：“妈，鱼！好多的鱼！”

小男孩神气起来，双手把腰一扭，就像一位凯旋的英雄。可是，他的一只耳朵，却被一只大手拧住了。

“看看你这副模样！还像个人吗？”妈妈使劲地把他耳朵往后拧，拧得小牛脸朝天花板，歪着嘴儿直咬牙。

小女孩不看鱼了，抬起小脸看哥哥。嗨，哥哥才好看哩！一颗毛栗球似的脑袋上，满脸泥糊糊的，糊得眉毛鼻子也分不出来了，只剩下一双大眼珠子在骨碌骨碌打转转。妹妹乐了，拍着小巴掌直打哈哈：“爸爸，看哥哥，看哥哥！”

爸爸坐在椅子上也直乐，嘿嘿嘿地笑着吐烟圈儿。

只有妈妈不乐，边骂边嚷：“我就知道，只要一不见你的影儿，准又撒野去了，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也不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就要报名上学去了。从今往后，就该像个学生样子了，可还这么疯疯癫癫的！不知你爹前世造了什么孽，生出你这么个报应鬼！”

她一边嚷嚷着，一边继续拧住小牛的耳朵，往灶脚下的盆子边拖，然后把他那毛栗球似的脑袋，按到盆子里面去

——但总算松开了那拧耳朵的手——像洗白薯那样，咕吱咕吱洗着小牛的脑袋，嘴里不停不住地诉说：

“十多岁的人啦，你爹在你这么大，已担起半个家事来了，哪像你这么懵天搭地！往后你当了学生，再要这么飞天蜈蚣似的，当心老娘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说着，就把那颗脑袋从水里捉起来，因为这脑袋已经洗得像灶上小簸箕里的白薯那么干净了。于是，她顺手从墙边小竹竿上拉过一条干毛巾，在小牛的头上、脸上一顿搓擦。接着，又拖住那双小手，在盆子里洗了一阵，然后把他按到小靠椅上坐着，给他洗脚。

不大一会工夫，这一切就都利利索索地干完了。她站起身来，把毛巾搭在椅子的靠背上，便向屋里走去，边走边叨念：“昨天晚上才换的衣裤，今早就成了抹布！我一天到晚给你洗衣都来不及，也不说给我帮上一把……”

小牛这会算是暂时获得了解放，根本就没有去听妈妈在唠叨些什么。他把一双刚洗过的脚踏在盆边上，伸伸腰靠在椅背上。也许是一阵冷水浇头的缘故吧，心里反倒感到非常的清爽。不过，这时他觉得膝盖上有个什么玩意儿在爬动着，怪痒痒的。一看，原来是只小苍蝇，正好叮在那划破了一点点皮的地方。小牛把膝头往上一颠，那苍蝇往上飞了一下，马上又落下来，停在原来的地方。小牛皱起眉头望着那小家伙，只见它非常得意地跷起一双后腿拨弄几下翅膀，又搓搓前面那双小爪，然后低下头去，伸出蒜头似的嘴巴，往他那破了一点点皮的地方舔着。小牛一下子又来了神，想：

“好吧，老子要你瞧瞧厉害，逮着你把几条腿通通拔去！”他伸开巴掌迅速向前一抓，却没有抓住，那小玩意儿在他头上飞快地绕了一圈，小牛的双眼也跟着飞快地转了一圈，就见它落在近旁的灶壁上。

“好家伙！你倒跟老子耍起花招来了，这次可没你的便宜。老子要叫你变成肉酱！”小牛把身子慢慢往前探过去，轻轻伸出手臂，猛然使劲拍一巴掌，叭哒一声打在灶壁上。小苍蝇随着一阵风哧溜逃走了，小牛的一只脚却猛地踏在水盆里，把刚刚拿着衣裤走过来的妈妈溅得一脸一身的水花。

这一下可热闹啦！妈妈大声叫嚷起来了，爸爸嘿嘿嘿地乐开了，小妹妹哈哈地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你这个小畜牲！”妈妈一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呼地向小牛脑袋上打过去。小牛赶紧把脑袋一偏，妈妈打了个空，于是两手抓住小牛的双肩，像老鹰抓小鸡般地把 he 提了起来，狠狠往椅子上一蹬。小牛把双脚一伸，就稳稳地站在椅子上了，还把颈子一缩，眯眯眼睛，向妹妹扮了个怪脸。妹妹也照样把颈子一缩，眯眯眼睛，回了他一个怪脸。

妈妈气势汹汹地给他扒去衣服，边扒边大声数落：“也没见人家上十岁的孩子像你这么成天来磨人！站没个站相，坐没有坐相，也不晓得你是哪辈子的孙猴子转世，我这把骨头不被你磨散才算是老天爷的保佑！——小华，快把他那双鞋拿过来！还有，书包！”

小妹妹噚噚噚地跑进里屋，拿来了一双白网球鞋和一个草绿色的新书包。

“你呀，真不配穿这样的货色，生成就是个小贱种！”妈妈继续不停地叨叨。

好在只一阵工夫，小牛就穿得熨熨贴贴地站在地上了：一身蓝布新衣裤，一双长出两指的白网球鞋，因为妈妈说小牛脚见风长，不买大一些的不行，虽然没有穿袜子，可鞋子里垫了一双鞋垫，书包当然也挎在肩膀上了。小妹妹睁着一双羡慕的眼睛望着哥哥，小手却在脸上刮着：“哥哥、哥哥，做新娘子了，羞羞羞羞！”

“你才是新娘子！”小牛冲着妹妹一撇嘴，不屑地把脸转过去。但他老是扭动着脖子，觉得这新衣服就像紧箍儿似的拘在身上，怪不舒服，还不如穿那件破小褂好。

妈妈得意地上下打量她这精心的杰作，开心地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像个人样子了！当学生嘛，总还得有个学生的气派。你妈是个睁眼瞎，你爸爸也只念了个初小，就去当徒弟学手艺。今个看我们家能出个把秀才不？”

“如今哪，秀才——不行时啦！还不让人叫个臭老九！读嘛，也不过是混混日子。”爸爸一旁搭上了腔。

妈妈并不以为然，“这字总得认上几个呀，记个什么数，写个什么信的，也免得去拜府求人。要不是这些年革命的，还不早就入了校了？也不挨到这十岁出头——好吧，快给我扒几口饭去，好跟你爹去报名！”

“吃饭喽！”小牛一声吆喝，窜到灶边，端起灶台上的一大碗饭，倒上一些菜汤，便三下五除二地大口大口扒起来。只一阵碗筷响，就剩下一个空碗重新丢在灶台上了。

小牛咂巴着嘴唇，扯起衣袖就往嘴上抹，却被妈妈一手抓住了。妈妈又叫起来：“才穿上的新衣，又当抹布？你当心，要是把这衣这鞋给我弄脏弄破了，看我揭去你一层皮！”

妈妈拉过一块手巾，给小牛擦干净了嘴巴，但是并不松手，开始打量起他的脑袋来。随着妈妈的眼光在头上转动，小牛的心又缩紧了，翻着眼皮想着对付的法儿。

妈妈果然开口了：“你这头怎么还没有剃？钱呢？”

“钱……嗯……是……”小牛把手伸到口袋里摸了又摸，明知才换的新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可仍然从这个口袋摸到那个口袋。

“撞了你的鬼！”妈妈敲了小牛一家伙，“才换的衣里摸个什么？小华！到你哥哥换下的褂子里把钱给我摸来！”

“妈，别摸了，哥哥买了饼饼！”

“我早就看出你的鬼点子！”妈妈狠狠地一巴掌打过去。小牛早就防了这一着，赶紧把头一缩，没让打着，接着一个豹子跳涧，跳到妹妹的身后，凑着妹妹的耳朵边说：“好哇，就你多嘴！看以后我还有一丝饼屑屑给你吃不！”

妈妈还要赶过来，爸爸笑着说：“算啦，就那么一角五，小孩子家哪有个不嘴馋的？”

“一角五？你倒说得轻松！老娘纸袋子要做一百五！”

“好啦，好啦，莫挨时光啦。”爸爸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挥挥手说，“该让孩子报名去啦。”

小牛像是听到了大赦令，乐得一蹦三尺高，忙从窗台上抓了些什么塞在口袋里，呼啦转过身，像个野兔般连蹦带

跳地冲到门外去了。

“慢着点，当心摔着啦！”妈妈叫道。

爸爸嘿嘿一笑，急忙迈开双腿，追了出去。

二 校园内外

爸爸气喘吁吁地追到学校大门口，却一直没有见着小牛的影子。他停下步来四下一望，嗨，校门口好不热闹！

“向红小学”四个大字的上方，挂着一块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校门两边的围墙上，满满贴着各种颜色纸张写的大字报，有的地方一层叠着一层，不知是粘得不牢还是堆得太厚，许多大字报像挂山纸般耷拉下来，在西南风中摇曳着。大门近旁墙上，有几张新贴上的红纸标语，上写：“深入批林批孔，猛促教育革命！”“狠批克己复礼，坚持开门办学！”“牢记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

“从小学点马列，做革命接班人！”校门口，家长带着孩子进进出出，熙熙攘攘。成群的孩子，在校门口大喊大叫地追逐着。小牛的爸爸转着身子寻呀找的，就是没有看到小牛。他正纳闷间，一抬头，却见墙边树杈上两条小腿在晃动，虽说身子给树干遮住了，但不用猜，准是他那个小把戏！他几步跑了过去，可不就是，那小家伙还闪着身子想和爸爸捉迷藏哩。

“快下来吧，看把新衣服给磨破了，回去又得让你娘揍你一顿才痛快！”

小牛把双手伸开，嘴里学着飞机嗡嗡叫，嗖地从树上飞

下来，一下抱在爸爸的脖子上。爸爸嘿嘿笑着拍了他几板屁股，顺势把他放在地上，拉着往校门里走。转过迎面的一块大语录牌，沿路两旁都是在树干上钉着篾席竖起来的大字报栏，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长廊。顺着这长廊再拐两个弯，这才来到了“新生报名处”。其实这报名处也就是一间教室，只不过在门口贴上了个红纸条罢了。

爸爸立住了脚，望了望这报名处，只见桌子后面坐了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女的已经四十多岁，两鬓现出些微斑白的发丝；男的年纪较轻，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桌子前面围着一群人在报名。小牛抬腿就要往里面钻，被爸爸一把拉住了。爸爸说：“不慌，不慌，里面人多，等一会儿再进去吧。”

站在这门外台阶上，小牛好生不自在，像条泥鳅似的在爸爸手中扭来扭去。可是爸爸的力气大，再扭也扭不出他的手掌心。这时，小牛看见墙上有张红纸的一角没有粘牢，被风舞动得啪嗒啪嗒轻轻作响，觉得很好玩，就伸出未被抓住的另一只手，去扯那颤动着的纸角儿。爸爸见了大吃一惊，赶紧把他往自己身边一带，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红纸上写的是语录，撕坏了，要把你当现行反革命，抓去坐牢！听着点，以后墙上不管贴着什么纸儿，你都千万别去乱摸乱动！”

小牛撇撇嘴，他才不信哩。可爸爸说得那么认真，便也懒得再去理会那纸角儿了，但实在觉得无聊得很，就扭着头一会儿望望这边，一会儿瞧瞧那边。透过大字报栏之间的缝